



海上文库

18

看图识字

陆 灏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海上文库

18

看图识字

陆 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图识字 / 陆灏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5

(海上文库;18)

ISBN 978-7-5458-0525-3

I. ①看... II. ①陆...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167 号

看图识字

陆 灏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马 睿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90,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525-3/I·178

定价: 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次

默存先生	I
北山楼藏西文书拾零	23
风中人物·张嘉仪	43
人生边上的事	65
看图识字	73
西厢短札	95
太平笔记	103
真假董其昌	113
丙戌销夏录	125
丁亥夏夜说鬼	131

难为情I43

小报消息I57

伦敦寻访王尔德I69

《面纱》书里书外I83

“该死，我还以为她是英国人！”I91

后记I99

默存先生

杨绛先生在钱锺书先生和他们的独生女儿钱媛相继去世后，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写出了家庭回忆录《我们仨》。书还没上市，已有多家报纸选刊部分章节。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拜读，不仅因为钱先生是我从青年时代就景仰的大师，而且我还幸运地与钱先生有过两面之缘，通过几次信，有过几年短暂的交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一生，如果有这么两次与敬仰的智者谈话，所愿已足！”

一

八十年代初，我在上大学期间开始接触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先是《围城》，再是《管锥编》，对先生的博学睿智佩服

得五体投地。一九九〇年，我在旧书店淘到一本徐燕谋先生在四十年代末编写的英文散文选读，书前有钱先生的一篇英文序言。我知道，钱先生和徐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徐先生的旧体诗集也是钱先生作的序。当时我正在编《文汇报》，就约请徐先生的学生陆谷孙先生翻译这篇文章。陆先生一口答应，但要我先征得钱先生同意。我冒昧写了一封信到社科院文学所转钱先生。过了几天，收到钱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我少年所作小文，均不值保存，自己亦早忘怀。承寄示一篇，不过其中末例。似不必劳谷孙先生大笔逡译，所谓‘割鸡焉用牛刀’。贵刊并无‘稿荒’之患，何至出此填空补白之下策！？”

第二年下半年，我约请上海师范大学的林子清先生写了一篇回忆钱先生在暨南大学时期的文章。为了慎重起见，我把校样寄了一份给钱先生，请他定夺。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子清同志此文实可不写。盛情可感，而纪事多不确实，或出记忆之误，或出传闻之误。遵命删改一下，请子清同志过眼，并请他原谅。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造性的回忆’。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实人，对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际关系’实况，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话也删掉了。”所

谓“詹、李、方”，指的是文中提到的当年暨南大学的教师詹文浒、李健吾和方光焘。钱先生在校样这一段的旁边批道：“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钱先生不仅把林先生的文章删去五分之一，还在很多段落旁作了批注，如林先生说有一次他看到钱先生在读《胡适文存》，读得哈哈大笑。钱先生删去这段话，在旁边写道：“恐无此事，《胡适文存》我在中学时阅过，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后来我把钱先生改定的校样给林先生看，林先生扯着大嗓门说：“我可以对天发誓，钱先生那时看的肯定是《胡适文存》！”尽管如此，我还是尊重钱先生的意见，把那段话删去了。文章中还提到钱先生讲文学批评课时说，他的讲课内容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有相似之处。钱先生删掉了这段文字，并在旁边写道：“并非事实，恐系误记。我只说朱先生的书主要利用法国Delacroix的*Psychologie de L'Art*，而大家不知道。”钱先生把文中讲到 he 翻译毛泽东著作的几句话也删了，旁批说：“此事不宜讲。译事乃‘集体工作’，故译本上无参加人姓名，中央政策，我怎好出头居功！”从报上选刊的章节看，杨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倒没有回避此事，而有详细叙述，还说到钱先生在翻译毛选

时，发现原文有个错，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进牛魔王腹中。”负责毛选翻译工作的胡乔木从全国各地调了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阅，证明钱先生的话是对的。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

二

钱先生有一次在电话中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是下过《管锥编》这样一只金蛋的“母鸡”，谁又能不想见呢？

终于让我逮着一个好机会。一九九一年秋天，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出版了上卷，因为书名是钱先生题写的，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向陆先生提出，给钱先生送样书。凭词典这块“叩门砖”总可以叩开三里河南沙沟的钱家大门了吧。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钱先生答应召见。约定时间，我捧着词典来到钱先生家。出乎我意料的是，钱先生不仅没让我难堪，还特别热情地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问我多大。我

说二十八岁。钱先生马上说：“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天才也不如二十八岁。”我后来查了不少王尔德的书，也没找到这句话。但我当时就觉得钱先生读书多，学问好得不经意间就会溢出来。

钱先生翻看着《英汉大词典》，夸陆谷孙先生了不起，可以和萨缪尔·约翰逊媲美。有一篇文章提到钱先生曾把约翰逊的那本词典翻烂了，他说：“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词典？不过，约翰逊的词典编写得很有趣，如‘枯燥’这个词的例句就是：编词典是件枯燥的事情。”

那一年，钱先生已过了八十，但精神矍铄，毫无老态。记得我们谈话时，有邮递员送挂号信上门，钱先生忙着找印章，奔进奔出，异常灵活，根本看不出是个八十岁的老人。那天我带了《围城》等几本书请钱先生签名，钱先生一一题词签名盖章，又送了我一本《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的合集，但声明这本书他并没有同意再版。

三

从北京回上海后，我恭恭敬敬地用毛笔给钱先生写了一

封信，寄了几张我给钱先生和杨先生拍的照片，并约请他们为《读书周报》写稿。没几天就收到钱先生的回信，夸了我两句后说：“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人作嫁，只忙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旧日所谓‘稳婆’）。但是我们已无生育能力，孤负你的本领，奈何奈何！”

因为那次去北京时带不了太多的书请他签名，我又给钱先生寄了几张纸，请他签名后贴在他的其他几本著作上。钱先生签名盖章后马上寄还，用毛笔附了一封信，说“右拇仍倔强，如老残游记所谓夹生鱼翅也”。

没多久，我看到报载北京某作家准备写钱锺书传，据说得到钱先生本人首肯。我对这位作家印象不佳，不怕多管闲事，写信给钱先生直言我的看法。钱先生回信说：“此事并非我‘首肯’，只仿佛文革时挨斗被迫‘低头！’。他向杨绛软磨，通过内线，又来软磨我。湖南土谚：‘烈女怕缠夫’，我勉强消极地由他去干（与积极地支持或许还有区别——天主教Casuistry最讲究这一点）。反正有另外两位好事者已写成我的传，其中一位还请我在南京的堂弟锺韩审看修改后，送南京文艺出版社（向我要照片，我才知道，言词拒禁，

中国科学院

溯光：

得信及照相，感谢。你的毛字字和文都
使我们欣赏。且看此多才，却不自己留作，而为人
作嫁，祇忙於编辑。常稿文稿，大有美妇人不自
已多男育而，而先首接多滋也。但是我们已无多育
能力，孤寡你的本领，奈何！由此报谢，即以
冬安。

钱锺书

杨绛同候

文洁兄晤面时并谈代候

九月三十日

钱锺书先生手札

中国社会科学院

安通神矣凡惠至并
 錄以爲奉到氣病餘生
 賤名乃承
 盡記或愧無之書答道
 最字就本拙何所強
 如老殘游記所明生
 魚翅也即收
 文安
 錢鍾書
 十二月廿七日



钱鍾书先生手札

不知有效否)。我已成为一块腐烂的肉，大小苍蝇都可以来下卵生蛆，也许是自然规律罢。谢谢你的关注。”到今天，钱先生的传记已出版了多种，没有一本能把钱先生写活的。李慈铭在《越縕堂日记》中评《顾亭林年谱》时说：“昔人谓作谱之才，须与其人相称，诚知言也。”这位作家一直没有写成钱锺书传，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那阵子，我买到几张荣宝斋印制的水印信笺，请我认识的文化人写字留念。我也寄了两张给钱先生和杨先生。但钱先生回信说：“我本不善书法，前几年面软主意不牢，应人之请，胡乱涂抹。冥冥之中，已遭天罚。三四岁来，右拇痉挛，不能运用毛笔，多方医疗，勉强可以钢笔作字。足下书法娟秀，而要我献丑，以弗洛伊德潜意识论深求之，不免居心残忍！故我若应命，便为足下增添罪过。寄纸太精妙，若涂抹坏了，是我暴殄天物；若没收了，是我贪黷人财，左右都是罪过。故谨璧还，彼此都清清白白，无可非议。一笑。”杨先生在信末附言：“我完全同意钱锺书的话。”

求字碰壁，也在意料之中。这之后，我在钱、杨两位先生那里还碰了好几次壁。九二年底，我与几位朋友筹划开一家小书店，我想如果能请钱先生题写店名招牌，一定能增色

中国社会科学学院

君迪以友文几奉书警悟，我本不善书法，前几年
 面秋也主意不常，应人之请，胡乱涂抹。冥之中，已遇天
 罚。三四岁来，右拇痠疼，不能运用毛笔，多方治疗，
 勉强可以钢笔作字。是下苦法，而要我感
 愧，以钟论伊德潜意，谢论深求之，不免居心残忍，故我
 若应命，便为笔下增画活罪过。字纸太精妙，若淫
 林壤，是我暴殄天物，若欲没收，是我贪黷人财，
 左右都是罪过，故谨愿还。彼此都清白，无可非
 议。一笑，即此。

钱锺书 上 杨绛 侯 我完日全同意 钱锺书

钱锺书先生手札

不少。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我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接到钱先生的回信，信中说：“奉来信，又给我这个老东西以表现牛性的机会了！上次你寄纸请我写字，我因七八年来右拇指不便运笔，敬谢不敏。为朋友交情，不肯献拙；倒为‘企业’的‘生意经’写招牌之类，那是‘卖友’、‘卖钱’，双重出卖。这是一。我字本不好，七年来因上述缘故，更谢绝了什么成都草堂、南京夫子庙、我故乡劳什子的纪念馆之类题词写联。若看你大面子，一开此例，何以为绝呢？这是二。对不起，又使你碰了个软（硬？）钉子。你记住，我是像Geothe Faust里的那个魔鬼，对什么事物都说：‘不行！’‘不对！’的。”

有一回，我看到《随笔》刊登了杨先生为新出散文集写的序言，就写信给杨先生，希望能先发表几篇未刊的文章。杨先生正病后疗养，由钱先生代为回复：“零星转载，大似旧戏中角色未出场先唱一句，官僚未上堂先咳嗽三声，已成时流惯例。愚夫妇素无此排场，偶然被编者强自专擅，实乖本愿。”又说：“足下雅人，‘无一点尘俗’，何必蹈报人补白常习，出此下策！‘所请不准’，正是另眼看待也！”

四

钱先生去世已四年多，回忆纪念文章发表了不少，很多作者都是钱先生数十年的老朋友或学生，自然有相当详实的内容。我写这篇文章，只能如钱先生所说的日月下的爝火。但钱先生先后写给我的十来封信，都像他的散文、他的谈话那样妙趣横生，所以在这篇回忆文章中尽量多引一些。

有一年中秋前，我寄了两盒月饼给钱先生，马上获钱先生的回信：“衰病以来，口腹之欲大减，眼馋涎滴，如高衙内见陈丽卿之徒生‘眼里火’。兄一片美意，不料作成我为Tantalus，一笑。”但随即又收到他的来信，说：“本想报告你，我不是圣安东尼，经不起引诱，还是吃了一个惠赐的月饼，好吃得很。但还有克己工夫，见好便收，送给我女儿的侄子等分吃了！此外，我只吃了一个汕头送来的绿豆月饼，也算尝新。‘想当年’（其实是六七年前我大病之前），真有今昔之感，Coleridge诗所谓：‘When I was young / Ah, Woeful When!’”

一九九二年中，市场上突然出现一本《围城之后》，闹得沸沸扬扬。我在一封信中问及此事，钱先生回信说：“《围